1. 在小我的思想體系中導入理性即是化解小我的開始，因為理性與小我互不兩立。二者也無法在你的覺知裏共存。因為理性的目標就是要使事情明朗，從而變得顯而易見。你**看得見**理性。這並非文字遊戲，因為富於意義的慧見便在此萌生。從字面上說，慧見即是知覺。它若非肉眼可見，就**必須**被人了解。因為慧見是明朗的，而顯見之事則絕不模稜兩可。它可被了解。而理性與小我則在此分離，並分道揚鑣。

2. 小我相信你學不會這部課程，而它的延續則完全取決於此。一旦你共享它的信念，理性就看不見你的錯誤，也無從為它們的修正開闢道路。因為理性能看穿錯誤，它會告訴你，你信以為真的一切都虛假不實。它看得清罪與錯誤的區別，因為它要的是修正。為此之故，它會這麼告訴你：你以為無可修正的其實可以修正，因而必然是一錯誤。小我對修正的反抗則會使其堅信罪的存在，並對錯誤視而不見。它絕不著眼於可被修正的事。為此，小我只會譴責，而理性只會拯救。

3. 理性本身並非救恩，但它可為平安開路，而它令你進入的心境則可使上天賜你救恩。罪即是阻礙，它猶如一道上了鎖而丟了鎖匙的沉重大門，擋住了你通往平安去路。若非理性之助，沒有人在見到它後仍會企圖穿越過去。肉眼中的罪有如堅硬的花崗岩，無比的厚重，只有瘋子才會企圖穿越過去。但理性卻能輕易地看穿它，因為它是個錯誤。在理性眼中，它所採取的形式掩飾不了它的空洞。

4. 只有小我才會對錯誤的形式感興趣。它認不出意義，也看不清意義是否存在。肉眼可見的一切皆屬錯誤，那是個可被感知的錯誤；脫離了整體的扭曲片段，卻不具備整體所給的意義。但不論其形式為何，只要是錯誤，便可修正。罪不過是特定形式的錯誤，受到了小我的崇敬。它會保存一切錯誤，並將其營造成罪。因為那給了它穩定性，成了它在它營造的無常世界裏的一個沉重船錨；這塊磐石即是小我教會的基礎，而它的膜拜者則在此受限於一具具身體，因為他們相信身體的自由就是他們的自由。

5. 理性則會告訴你，錯誤的形式並非錯誤之為錯誤的關鍵。倘若為形式隱藏的是個錯誤，形式便阻礙不了修正。肉眼只看得見形式。它們的視野超越不了它們被造來觀看的事物。而你造出它們便是為了著眼於錯誤，而非看穿錯誤。它們的感知著實怪異，因為它們只看得見幻相，而無法超越那花崗岩般的罪，終至止步於虛無的表面形式。對於慧見的此一扭曲形式，一切事物的外表，也就是阻擋在你與真理之間的高牆，才是徹底的真實。然而，你的眼界若只停留於虛無，並將其視為堅實的高牆，又怎能看得清真相？形式阻礙了它，而你之所以造出形式，就是為了保證只有它才可被你感知。

6. 肉眼之生就是為了視而不見，因而它們什麼也看不見。畢竟，它們所代表的觀念離不開其營造者，而藉由它們去看的亦是它們的營造者。他的目標難道不是為了令自己視而不見？就這點而言，肉眼乃是完美的工具，它們什麼也看不見。你只需看看肉眼是如何停留於事物的外表，而無法超越過去。看看它們如何止步於虛無，而無法超越形式，直抵意義。從沒有比感知外在形式更盲目的事。畢竟，著眼於形式意謂真知已受蒙蔽。

7. 只有錯誤才會呈現為不同形式，因而得以欺人耳目。你可以改變形式，**因為**它並不真實。那並非實相，**因為**它可被改變。理性會告訴你，形式若非實相，則必屬幻相，且無法真被看見。而你若見到了它，表示你一定是弄錯了，因為你眼之所見**不可能**真實，即便它如假包換。只有扭曲的感知才會難以看穿不存在之物，而它必會把幻相感知為真理。那麼，它又怎能認得清真理？

8. 弟兄的神聖性即是你的，別讓他犯錯的形式將你們分隔兩地。別讓肉眼可見之物阻隔了你與他那神聖的慧見，它將為你指明你的寬恕。別讓你感知中弟兄的罪與弟兄的身體阻擋了你對他的覺知。你在他內的攻擊對象不正是你連結在他身體上的事物，而你相信這具身體可能犯罪？他的神聖性和你的救恩便超越在他的錯誤之上。你並未賦予他這一神聖性，而是企圖在他身上看見自己的罪，並以此自保。然而，他的神聖性**便是**你的寬恕。而他的神聖性既是你的救恩，你又豈能藉由定他的罪來使自己得救？

9. 一段神聖關係，即便在呱呱墜地之時，也必須珍視神聖性勝於一切。不神聖的價值則會在你的覺知裏產生混淆。在一段不神聖的關係中，任一方之所以受到重視，是因為他好似得以合理化另一方的罪。任一方均會在對方身上看見驅使自己犯罪的理由，即便那違反了他的心願。為此，他不僅將自己的罪加在對方身上，還受到他的吸引，因為他能不斷延續自己的罪。至此，任一方都絕無法看清自己才是罪的肇因，因他渴望把罪當真。然而，理性卻能看見神聖關係的真面目；那是一共同心境，在此，雙方皆會欣然交出錯誤，以利修正，從而使彼此得以在幸福中一體療癒。